

東方木翎著



劍隔風塵



九

但闻店小二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大师父请别害怕，那是出来方便的客人，你看，不是又进去了么。”

千手羽士也笑道：“我看师兄被一涤生那老鬼吓掉魂啦，竟这样怕他。”

泄机老怪脸上一红，赧然笑道：“师弟，你看愚师兄何曾怕过人来，唯独对一涤生那老鬼，我就一点法也没有，这就叫做一人服一人嘛。”

这时，一涤生侧头向文琴眯眼一笑，各人心里有数，心照不宣。

忽听泄机老怪又道：“小二哥，耽误你这么久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现在你就带我们到西院上房去吧。”

岳腾轻声急道：“糟糕！老前辈，他们要走了。”

一涤生嘻嘻笑道：“不要紧，他跑不脱的……”

岳文琴悄声说道：“那我们快点出去，捉他……”

“别动！”一涤生笑道：“看我老儿手段。”

突然改口学了一声猫叫：“喵！”

却听泄机老怪惊道：“哎呀！糟糕！真是一涤生那老

鬼。”

但闻千手羽士又好气又好笑道：“哈哈，师兄，真是活见你的大头鬼，一声猫叫，就把你吓成这样。”

泄机老怪叹道：“唉！师弟，你不知道，这是一只很狡猾的老猫，与一般的猫儿不同，老实说，这是我和那老鬼约定的暗号。”

千手羽士半信半疑的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赶快离开这里好啦。”

“不行！”泄机老怪道：“倘若真是那老鬼，那么我们四周如今已被纯阳道长，岳腾和无影童子等人，包围住了，你想还能走得脱么。”

千手羽士急道：“那怎么办？你一提到岳腾那小子，我就有些害怕。”

“怕他干吗？真没出息。”泄机禅师道：“最主要是一条生那老鬼，现在让我再听听，听他是否再叫一声？”

千手羽士奇道：“怎么！你们的暗号还有这多名堂？”

泄机禅师道：“这是他规定的，如果只叫一声，就表示他也在场，彼此井水不犯河水，各不相干；如果叫两声时，就表示他要会我，不！是要捉我，但愿他只叫这一声，大家相安无事，再不叫就好……”

话未讲完，一条生又是一声猫叫传出。

房内众人都不禁嘻嘻发笑，小姐文琴，更是笑出了眼泪，但还要尽量忍着，勿使笑出声来。

却听泄机老怪在外面惊道：“糟糕！那老鬼真没安好心，是要捉我。”

旋又提高声音喊道：“一条生你这老鬼，要叫就再叫一声，

否则，洒家宁可拼着一死，也不上你老鬼的当。”

千手羽士皱皱眉道：“为何师兄又要他叫第三声呢？”

泄机老怪解释道：“倘若他叫出第三声，就表示他有事情要与我商量，并保证对我们没有丝毫敌意。”

话刚说完，一捺生第三声猫叫，又已传出。

泄机老怪哈哈笑道：“师弟，不妨事了，咱们去见见那老鬼吧。”

接着，隐隐传来两人步履之声，岳腾等人洒然一笑，正要向一捺生一翘大姆指，称赞一番，那知——

却听千手羽士忽然说道：“师兄，你们之间的暗号，还有没有第四声呢？”

泄机老怪似乎陡的一惊，倏然止步道：“有！唉！他若叫出第四声时，那就是要洒家的命了。”

接着，又高声喊道：“一捺生，现在洒家要开始数数了，你得听清楚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……”

如此一直数到十，就未再数，一捺生也未再学猫叫，泄机老怪方又哈哈笑道：“走吧！师弟，我们就去见见那老鬼，听他有何话说。”

千手羽士道：“师兄，我看还是再等一等吧，听他是否会叫出第四声来。”

泄机老怪嘿嘿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十数已经数过，他岂能再叫。”

千手羽士问道：“难道这也是你们之间的臭暗号，臭规矩么？”

泄机老怪连连点头道：“当然，当然，师弟，你放一百二十个心，保证没事，走吧！走吧！就去见见那个老鬼好啦。”

“去就去嘛！”千手羽士道：“既然你都不怕，我还怕什么，不过，我总觉得这太离谱了，凭别人几声猫叫，就把我们捉了去，这未免有点那个……”

俄尔，两人已来到门外，一条生早已向郅威远示意，所以二人刚一来到门外，郅威远已将房门打开，拱手笑道：“两位请吧，二老已在房内等候多时了。”

泄机老怪哈哈笑道：“啊！那老大也在这里，真是难得，难得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与千手羽士两人，跨步进入房内，但闻砰的一声，房门已经关上，回头一看，郑氏兄弟两人，虽无恶意，却已挡在门边，阻住退路。

这样一来，只有硬着头皮，向里走去，抬头一瞧，见岳腾含笑而立，不由微吃一惊，笑道：“啊！岳少侠也在这里，真是幸会、幸会。”

但他不认识无影童子岳文琴，因她以前是男装，如今却是女儿身，不由含笑问道：“这位小姑娘是谁？竟有这么漂亮。”

一条生嘻嘻笑道：“她么？禅师可要站稳一点，她就是近几月来，令天龙教人闻名丧胆的无影童子……”

华山二怪惊得双双一跳，同时惊啊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姑娘以前还是易钗而弁，这真是出人意外的事，幸会，幸会。”

一条生仍是嘻嘻笑道：“真出禅师意外么，那么还有禅师更想不到的事哩。”

泄机禅师故意淡然笑道：“还有什么事？小老儿不妨说出来听听。”

一条生道：“禅师真要闻么？”

“当然！”泄机禅师道：“好奇嘛，人们都是如此，洒家师兄兄弟，又岂会例外”

一涤生脸上略带奸笑，道：“那就请两位坐下来吧，咱们好好谈谈。”

于是两人向纯阳子合十拱手，方落坐于旁，侧头向一涤生问道：“究竟还有什么事情？”

一涤生又是一阵嘻嘻干笑，道：“禅师，老实告诉你吧，我老儿现在要学第四声猫叫。”

这不但出了泄机禅师意外，就连房内所有之人，都想不到他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。

不过大家都知道这老儿，素来玩世不恭，只是说着笑笑而已。

岳腾等人虽知他是在开玩笑，但泄机禅师却就不知他是真是伪，所以顿时气得倏然站起，怒道：“一涤生你这老狐狸，我俩是怎么约定的，想不到你这么不讲信用。”

一涤生仍是端坐如故，嘻嘻笑道：“你既然骂我是老狐狸，你就应该知道狐狸的习性，谁叫你自投罗网，送上门来的。”

泄机禅师更加气道：“洒家一直把你当作是正人君子，哼！谁知你竟是这么一个不讲信用的小人……”

一涤生接口笑道：“禅师明知我老儿生得又矮又小，何必还这么明白说出，真没意思，虽然不讲信用，也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好啦。”

泄机禅师不由怒道：“哼！只此一次，就这一次洒家就没命啦，哪里还有下不为例，你以为我有几条性命。”

说话中，倾头向千手羽士示意，准备突围。

一涤生故意冷笑一声道：“如今你两人已是瓮中之鳖，告诉你别想打歪主意，你看看这里所有之人，那一个不比你两人强，只要你老怪一动，我老儿就立刻叫出第四声来。”

泄机老怪环目一扫，见岳腾兄妹于旁虎视眈眈，不觉有些泄气，当下黯然一吧，道：“唉！早知你们这些也是伪恶之人，那时就该听鲁南三狼的话，将那场大火再延迟半个时辰引发，也就不会有今夜了。”

旋又将头一抬，把胸一挺，喝道：“一涤生，你叫吧，洒家算是瞎了眼睛，认栽……”

岳腾心中一动，暗道：原来前次那场大火，他还是一种善意，有意解救我等危难，看来此人心地的确不坏。

正欲出言劝解，突听纯阳子微笑说道：“贤弟玩笑不要开得过甚，到此为止，禅师请坐，令师弟也请坐。”

泄机禅师一面落坐，一面见风转舵道：“是呀！还是道长德意感人，虽然是开玩笑，也要有个限度嘛？有什么话，大家不妨好好商谈商谈，你老何必这么欺人过甚。”

一涤生正经说道：“禅师且请息怒，我老儿于此特致歉意……”

这当儿，不知是谁，忽然学出一声猫叫。

泄机禅师猛然一惊，神州二老也感到奇怪……

忽听岳文琴格格笑道：“是我，早知道这么容易把你两人弄来，我也该学猫叫罗，所以现在试试，以后也可以派上用处。”

泄机禅师摇头笑道：“小姑娘，你还早哩，你以为洒家那么容易上当。”

“怎么？”岳文琴茫然问道：“同样还不是一声猫叫么？”

泄机禅师嘿嘿笑道：“你这声音太嫩，一听就知是孩子声音，而且还有点娘娘腔。”随即一指一涤生，又道：“这老鬼的声音，有点狐狸声韵，别人是学不来的。”

岳文琴睁着大眼，轻啊一声道：“啊！还有这么大的差别呀！”

“那当然！”一涤生得意洋洋，神气十足，道：“你想想，普天之下，有几个一涤生呀，倘若你娃娃也能学会，那老怪就真倒了八辈子的楣啦。”

这时，忽听纯阳子笑道：“今夜请禅师师兄弟来，是有一件事要向禅师请教。”

泄机禅师正容说道：“道长言重了，请教不敢当，不过，道长应知洒家个性，能说就说，不能说时，就是要洒家的命，也是不说。”

“这个，贫道知道。”纯阳子道：“不过，这事已不算是太大的秘密，目前已在江湖上大肆轰动，只想向禅师再打听清楚一点。”

泄机禅师笑道：“道长所问，莫非是有关群雄夺宝一事么？”

但见纯阳子点点头道：“贫道所问正是此事，不知禅师可肯说否？”

想不到老道长也会动点心眼，岳腾暗中点头一笑。

却听泄机禅师笑道：“关于这件事情，洒家倒是略知一二，同时这件事，如今也不是什么重大秘闻，洒家乐意告诉诸位。”

一涤生插嘴笑道：“那就请大师说吧，目前究竟到了何种程度？”

泄机禅师点点头道：“据洒家所知，目前已有四批强雄，组队参与。”

郑威远微微一惊，道：“啊！竟有那么多人参与，但不知是哪四批？……”

泄机禅师接口说道：“第一批是天龙教，已于五天前，派出二、四两位坛主，混世孽龙金鼎金，矫天玉龙饕餮两人，率领十位香主或分堂堂主之人，前往参与夺宝。第二批是辽东双煞，派遣两位得意弟子，率领四名属下，亦于数日前进关来了，并扬言非将此宝夺回不可。”

岳腾忍不住插嘴问道：“什么？辽东双煞又派人闯关来啦？”

泄机禅师点点头道：“辽东双煞有三位心爱弟子，即是，紫面如来万奎，铁面阎罗艾青，笑面悟空邓光辉三人，据说紫面如来虽是长徒，但在双煞心目中，却不及其余两徒。”

郑雄飞问道：“那是为什么呢？禅师可否告知？”

泄机禅师微微一笑道：“听说这三个人个性，各有不同，紫面如来老实忠厚，铁面阎罗深沉阴险，笑面悟空则狡猾机智，比较起来，二、三两徒，就自然厉害得多啦。”

接着，侧过脸望着岳腾道：“自紫面如来万奎被岳少侠断去一臂以后，辽东双煞大为震怒，即派二、三两位弟子入关，一则夺宝，二则也是为着你岳少侠而来哩。”

岳腾虽只淡淡一笑，但文琴却娇声叱道：“哼！他敢！”

泄机禅师望着文琴微微一笑，正要说话，却听纯阳子问道：“那么第三批和第四批，又是些什么人物？”

泄机禅师浓眉微皱，道：“听说十日以前，流云谷主千变拳王黄凤起，与濮家堡大堡主，多臂神翁濮大海两人，联名

俱東，邀請南庄、東峙，準備這四大世家共組一隊……”

岳騰甚是關心，連忙插嘴問道：“那麼南庄、東峙反應如何，禪師是否知道？”

泚機禪師：“聽說南庄沒有理會，東峙却已派了人來，但不知所派何人。”

略頓，又道：“數日前，酒家師兄弟，曾亲眼看見流云谷主，千變拳王黃鳳起，與他那寶貝兒子黃琦，帶着西傾五虎，在洞庭湖畔，與晉北濮家堡大堡主，多臂神翁濮大海，和二堡主，鐵指仙翁濮瀛州，以及屬下三人，一同進入一條大船之中，想必是在商議其事。”

一條生喝了大口酒後，笑道：“过瘾！真是一台好戲。那麼第四批又是何方神圣呢？”

泚機禪師微微皺眉，道：“這第四批么，據酒家聽來消息，大概是嶺南二尊，也派了兩個得意高徒，帶領屬下多人前來參與，至目前為止，該派實力如何，酒家尚不得而知。”

无影童子岳文琴，忽然拍手嬉笑道：“好啊！竟有这么熱鬧，哥，那我們也去參加。”

岳騰点了点头，正要答話，忽听郑威远冷笑道：“禅师天花乱坠的讲了半天，直到现在还没有讲出宝在何处？又是什么宝呢？”

一條生也恍然说道：“对！不是郑老大提起，连我老儿也几乎被你骗了……”

泚機禪師接口說道：“這是實情，誰騙你們呀。”

一條生忿然氣道：“你这老怪一向都是花言巧语，胡扯一通，你别想只是投其我们高兴，就能侥幸逃过今夜，告诉你老怪，我们老大一向心存仁厚，两个娃儿，又毫无江湖经验，

自是容易受骗。可是，我老鬼与郑氏双杰，都是有名的老江湖，岂是被你这么信口雌黄，所能骗得过的。”

泄机禅师急道：“洒家今夜所说，全是千真万确，诸位如果不信，不妨问问武当山的十叶道长，和少林寺的无忧大师，再不然就问问鲁南三狼司徒兄弟……”

黄梅一豹郑雄飞，接口冷笑一声道：“禅师越说越不象话了，难道为了证实你这些话，还要我们跑一趟武当山，或少林寺不成。”

一涤生气的暴跳如雷，站起来道：“对！不是郑老二说，我老儿几乎又上你老怪的当，嘿嘿，想不到你老怪在我面前，也这么转弯抹角，一直给我老儿来阴的呀！哼！我老儿马上就叫出第四声来。”

泄机禅师也站起来道：“谁给你老鬼来阴的？我讲的都是实情嘛。”

他这一站起，自然，千手羽士也跟着站起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

岳腾微微皱眉，心想：真是一个比一个精，看来这就是江湖经验，自己与他们比起来，的确相差天壤之别。

这当儿忽听一涤生喝道：“你没给我来阴的，那你为什么打胡乱说，烂扯一通，哼！把我们当小孩子看，以为好骗是不是？”

这句话勾起岳腾心头之气，突然跨前一步，道：“对了，前次在万树坪时，你老怪那种打胡乱说的本领，当真不错，当时把本爷骗得团团转，今夜你又想故技重施，哼！做梦。”

不知怎么？岳腾这一说话，千手羽士似乎特别害怕，不但后退了一步，而且还往泄机老怪身后躲去。

泄机禅师望着岳腾赧然一笑道：“那次……那次……那次……”

岳腾沉声喝道：“那次什么？”不禁又向前跨了一步。

一涤生把手一扬道：“请郑氏双杰把门挡住，无影童子注意左右窗口……”

忽闻纯阳子道：“贫道仔细想了一想，禅师似手没有骗我们的必要，也许他话还没有讲完，我们再听听他如何解释？”

泄机禅师借机说道：“是啊！洒家的话还没有讲完嘛，你们就这么紧张，其实，洒家骗你们干什么，嘿嘿，真有些神经过敏。”

黄梅一豹郑雄飞喝道：“什么？神经过敏！”

泄机禅师嘿嘿笑道：“这是新名词，就是太紧张的意思。”

但闻纯阳子微微笑道：“禅师师兄弟请坐，大家也请回坐，咱们坐下来重新好好谈谈。”

于是各人都又坐了下来，一涤生仍是悠然自得的喝起酒来。

无影童子岳文琴，望望这个，看看那个，笑道：“刚才你们好象是在演戏，白脸、红脸，以及大花脸，每个角色都有啦，我看了真有些好笑。”

一涤生望着文琴，挤眼作了一个鬼脸。

岳腾心中一动，暗道：对哟，依照一涤生老前辈上次对我讲的那番话，他老人家根本不会对泄机禅师怎么样，则才与郑氏昆仲那番做作，完全是要证实老怪今夜说话的真伪，或是逼迫老怪说出实话，所以三人才伪装红脸，于必要时，纯阳子老前辈才伪装白脸，出面解围，只有自己的的确确演了

一次大花脸。

如果事先说好，讲明，自己就演一次大花脸，也不甚要紧，偏偏他们都只是在演戏，唯独自己才是来真的……

他这样一想，不禁自觉好生没趣。

但闻泄机禅师说道：“三日前，洒家师兄弟曾碰见鲁南三狼，当时伊等三人还邀洒家师兄弟，一路前往参观；洒家因觉得他三人武功平常，名声又不好，走在一路，反而会惹起人们的注意，所以洒家没有答应。”

略停，又道：“昨天下午，洒家师兄弟又曾遇见十叶道长，和无忧大师两人，并曾谈及夺宝之事，当时洒家曾邀他两人同往，哪知他二人自恃清高，不愿与洒家兄弟同行。”

一条生一边大口喝酒一边笑道：“你这就真的叫做：高不成低不就罗。”

泄机禅师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最迟明天上午，各位就可遇见他二人，如有半点虚假，诸位拿我是问。”

一条生老儿倏然站起道：“好狡猾的老怪，你竟敢在我老儿面前，耍耍花样。”

大家骤然一惊，茫然不解，只是望着老儿怔怔出神。

泄机禅师也茫然问道：“怎么那？洒家说的是实，没耍花样啊。”

一条生忿忿地道：“哼！你故意将虚假二字，说成须贾，以便将来设词狡赖，又无凭证，这不是花样是什么？”

泄机禅师方恍悟过来，笑道：“唔！原来是这个呀，这只能怪洒家口齿不清，说不过关，并非有意作弊，还请你老鬼见谅。”

一条生面色稍霁，但仍有些不悦道：“我老儿不信，你老

怪必须再将：‘须贾’，‘虚假’，这四个字，念几遍让大家听听，才能算数。”

接着，泄机禅师就将这四字念了起来，无影童子岳文琴还教着他念，可是念了半天，还是拗不过来；大家见他念得脸红脖子粗，满头大汗，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

泄机禅师似是恍然大悟，气得跺脚喝道：“一涤生，你这老鬼，洒家说你是只老狐狸吧，居然想出这种点子，来要洒家，哼！今后咱们更加没完。”

一涤生嘻嘻笑道：“既然禅师拗不过嘴，那就不要念了吧。”

泄机禅师气道：“什么不要念啦！洒家根本就不该念，我只是为了在道长和大家面前表明心迹，所以才念给你们听听，哼！洒家为什么一定要听你老鬼的。”

此时，只听纯阳子问道：“禅师不要生气了，咱们还是讲这书吧，究竟是什么宝物，值得各派这么拼命抢夺，而这宝物，到底又在何处？禅师是否可以告知？”

泄机禅师道：“据洒家所闻，此宝是在大巴山的阴阳谷内，至于此宝名称，是叫什么太白金精，可是这太白金精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洒家也不知道。”

“什么？太白金精！”

房内众人，均不知太白金精为何物，正感茫然之际，却听岳鹏一声惊呼，大家都向他望去。

“太白金精究竟是什么宝物，小娃娃你知道么？”

岳鹏点头笑道：“晚辈听恩师老人家谈过，这太白金精，原来是一种气体，故又名曰太白精气；据说这种气体，从地心之中渗出，凝固后，成为一种金属矿物，其坚韧性，较极

地钢母犹有过之……”

纯阳子问道：“这种太白金精，又有什么用处呢？”

岳腾道：“据恩师说，这种金属矿物，如用以铸剑，纵然古之名剑，‘干将、莫邪’，亦非其敌。晚辈恩师有柄宝剑，名为苍冥神剑，即是以极地钢母铸成，可惜在一次激斗中折为两段，非这太白金精不能接补。”

纯阳子又问道：“令师那柄宝剑，既是极地钢母所铸，怎么会折断呢？”

岳腾略一犹豫，说：“说起来这是晚辈师门的一段秘闻，老前辈既然垂询，晚辈就只得直说了。”

接着，就将于中条古洞中，东岳狂生凌霄剑客，对他所讲的那番经过，详细述了一番，房内之人，无不闻言心惊，暗暗称奇。

泄机禅师点头笑道：“原来少侠是那位老神仙的爱徒，又是四奇之首的同门师弟，那就难怪有这么好的神功绝艺了。”

岳腾拱手笑道：“禅师过奖了，今后还希禅师多多指教。”

因为他想起家门的血海深仇，可能还有仰仗对方之处，再则，也很同情泄机禅师的处境，如今对他倒是甚为客气。

“不敢！不敢！”泄机禅师合十笑道：“岳少侠谦了，洒家愧不敢当。”

黄梅一豹郑雄飞道：“既然岳少侠有意取此宝物，咱们大伙帮忙是理所当然，我们就来组织个第五组夺宝队伍，大家以为如何？”

无影童子岳文琴拍手笑道：“好啊！我赞成。”

一条生望着文琴嘻嘻一笑，逗着她道：“我老儿也同意，

说去就去，最好咱们现在就走。

岳文琴道：“好，真的站起来走。”

锦面狻猊郑威远道：“老前辈请慢，纵然要走，也得从长计议一番才行。”

纯阳子点点头道：“你说得对，如今群雄四起，据我们所知道的，就已有数人参加，而且彼此实力不弱，也许还有暗中参与之人，咱们岂可如此贸然而行？必须有个妥善计划。”

经纯阳子这么一说，大家才感到这个问题不太简单。

少顷，泄机禅师道：“洒家倒是有个主意，不知各位是否认为可行？”

郑威远问道：“什么主意，请禅师说来听听如何？”

泄机禅师道：“此去夺宝，我们必须扩充一下队伍，十叶道长和无忧大师两人，请二老设法拉拢，凭二老威望，想来是不会有多大问题，鲁南三狼司徒兄弟，则由洒家师兄弟负责邀请。”

郑雄飞一拍大腿道：“这样一来，我们可能是最强的一批了。”

泄机禅师摇摇头道：“不！最强反而不好，以当前形势而论，最强反而不如较弱，也许更为有利。”

大家都微微皱眉，不知他在搞什么鬼，所以各人都是满腹惊疑的向他望去，似欲看穿他的心意。

岳文琴小嘴儿一嘟，气道：“这是什么歪理，简直是胡说八道。”

泄机禅师环视众人一眼，笑道：“各位觉得奇怪么，其实，这道理也很简单，实力如果太强，会惹人注意，而且也遭人

嫉，那就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，虽然最强，也可变为最弱了么”

大家恍悟过来，都连连点头，并称赞之。

禅师继续说：“反过来说，你实力较弱呢？既不为人所注目，亦不为他人所嫉，到时见机行事，也许还可以捡点便宜。”

他这便宜两字出口，房内众人都哈哈一阵大笑，就连他自己也是老脸微红，甚是尴尬。

郑威远忍不住笑问道：“禅师说的虽然有理，但就目前来说，我等众人再加十叶道长和无忧大师，以及鲁南三狼等人，那么我们实力又的确最强；再说，真正夺宝的时候，如如果实力稍弱，怎么能行？”

泄机禅师故作神秘地笑道：“洒家腹中自有妙策，尚未说出来哩。”

无影童子岳文琴道：“什么妙策？那你就快说嘛。”

泄机禅师笑道：“洒家这妙策，只须四个字，即可概全。”

郑雄飞问道：“哪四个字？”

泄机禅师又神秘地笑了笑，道：“明弱暗强”

一条生两只小眼一亮，一拍大腿，咯咯笑道：“你这老怪当真狡猾，这主意的确是妙。”

泄机禅师反唇相讥道：“洒家纵然再狡猾，也不如你这只老狐狸！”

锦面佛佛郑威远翘起姆指赞道：“喂！当真，高明，高明，禅师这一着的确高明得紧。”

泄机禅师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哈哈，郑老大也明白啦……”